

埃及變政史略



古埃及王馬
色他森第三
之石像圖

中 卷

埃及變政史略卷中

英國 密理納著

吳江 任保羅申甫譯

第七章 埃及農兵

初於一千八百八十四年二月初五日、英提督倍堪引軍向多加進發、行至愛爾德、遇敵而敗、倍堪於既敗之後、電告英統帥云、

昨晨引兵三千五百名、向多加前進、行抵愛爾德、忽遇小隊敵兵、出而相阻、約不足一千人、無如本軍中、埃及兵隊、見敵即潰、盡棄其器械而奔、受戮不拒、核計陣亡者二千餘人、一切輜重軍裝、全行遺失、

繼於一千八百九十一年二月十九日、英參將霍來斯密亦引軍向多加而行、在亞法斐遇敵、大獲全勝、其報單有云、

兵抵亞法斐、遇大隊敵兵、分爲左右兩翼、包抄我軍、其前敵與我軍相離、僅有五十英碼之遙、敵軍悉力合攻我軍之第十二兵隊、猛撲甚力、銳不可當、

然我軍竭力抵禦，堅立不動，寸步不退，遂獲大勝。

統觀前後二役，敵兵之善戰猛攻，勇敢不懼，皆無異致。其交戰之地，又皆在沙漠曠野之間，惟愛爾德亭則一望荒涼，四無陰蔽。亞法斐則多叢樹，其高尋丈，足以蔭庇全軍。英人所統之兵隊，又皆爲埃及人，除領兵官之外，無一英兵，然而一敗一勝，成效大相懸殊，果何由哉？

今試問舊日之埃及兵，何以膽怯無能，見敵卽退，爲從來所未有乎？近日之埃及兵，何以勇敢善戰，臨陣不退，亦爲從來所未有乎？推原其故，蓋因今日之埃及新兵，皆爲英員之所訓練耳。

此意良是，但更有可異者。昔日之領兵官，獨非英員乎？今日之領兵官，豈嘗多於昔日乎？果用何術，能使今日之埃及兵，成爲勇往直前，且前後相去，不過六七年之間，何以能使埃及兵，變化氣質，有若是之速？此果誰之功歟？

夫近來著名驍勇之埃及兵，非卽昔年受人嘲笑之農民乎？昔在蘇丹，遇敵卽潰，

之情形猶在目前、以承平之時、僅堪防護地方之兵隊、一旦望其不避兵火、能使敵人喪膽者、豈非難事乎、

論埃及之兵備、當英國措手保護之時、其廢弛已極、不但將不知兵、卽兵亦不嫻武藝、一言以蔽之、埃及之兵、不但空糜餉需、直爲地方之害、

遣散埃及本地額兵之說、始於一千八百八十二年九月十九日之埃王諭旨中、至是年十二月二十日、由英人重招新兵、當時朝野上下、莫不同心合意、以遣散爲要務、然而國不可一日無兵、既遣散之後、將用何等兵士以補其缺、若謂此後另招新兵、仍於埃及舊兵中求之、吾知百人之中、必有九十九人、不堪任用者矣、

讀史者觀於當日之情形、而歎英世爵突弗林之功爲不可沒、當舊兵既散、新兵未集之時、滿朝大臣、建議紛繁、莫衷一是、有議仿照突厥兵隊、酌招回兵者、有議招募本地人及歐人混合成軍者、又有議招各外國之兵以實營伍者、獨

突弗林氏皆以爲非計、凡防衛地方之事、必仍責於本地之人、較諸外來之客兵、其得力爲更多、因本地人民、各有身家性命之關係、守望相助、出入相友、但由國家爲之約法、即可成爲最有益之兵云、

突世爵之政策、如能以坐而言者、起而行之、誠爲保民之良法、然言之匪艱、行之維艱、苟於當時、不得一夙諳韜略、卓著戰功之知兵大員、使任訓練之責、安能望其激勵衆心、振作士氣、驅積弱不振之懦夫、變爲同仇敵愾之精兵乎、

幸也、有英國寶星胡德者、堪當練兵之任、突世爵卽以此事任之、胡德氏更廣延英國知兵之員、以相助爲理、類皆樂於從事、力任不辭者也、初時英員之效力於埃營者、皆爲衆情所鄙薄、至是時、英人始知整頓埃及兵事之政策、較各事爲尤要、查當時與胡德共事者、共有英員二十六人、其後大半成爲勛名卓著之人、此可見埃人固多賴英員保護之功、其實英員亦深得埃及之益也、

自胡德氏經手開辦之後、方知從前所逆料之艱難、漸能化險爲夷、因埃及兵

丁一受訓練，卽表見其本質，並非眞爲窮凶極惡之人也。埃兵來自田間，以其平日居鄉懦弱之情形，誰則信以爲乃如之人。別來三日，便當刮目相看乎。然細考埃人之氣質，實未嘗不合於當兵之用。其人大都精神充足，身軀魁偉，勤敏率教，易於引導，難於懾服，加以心思才力，未嘗不若人。順服受教，更或勝於人。雖衝鋒陷陣之才，或嫌其不足，而臨危不懼之志，實常覺其有餘。

猶憶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夏間，埃及亞勃庭

譯三字音

宮大火之時，本地埃兵之救

火者，其不避危險之情景，令人膽爲之破。至今回念及之，猶覺股栗。夫兵之救火，火未嘗與之爲敵，乃能忘其身以遏火烽，況當臨陣之際，白刃相接，槍礮相攻，誰願授首而不出死力以相爭乎。

且嘗聞素識之某英員，暢論埃兵之地位矣。其人明於事理，素稱公道，久歷戎行，屢經觀戰，極稱埃兵之可恃，用以防護，固不亞於天下之兵，卽用以戰鬪，如平時與領兵官誓同生死，則亦必能望其勇於赴敵也。

埃兵之得力與否、全視其統將、因埃兵於臨陣之時、鮮有獨力不懼之氣概、亦無首先陷陣之膽略、惟遇統兵之大將、平時能固結其信心、戰時能身先士卒、以引領之、則埃兵之勇氣、必百倍於前、而有奮身不顧之意云、

試觀昔年愛絡皮德之戰、西那爾之戰、喀殺拉之戰、辛加之戰、其兵丁皆爲埃及之舊兵、尙且因主將得力之故、能使埃兵激勵奮發、拚命死戰、以表其可用、或謂以上諸戰之奏捷、未必悉出於埃人、因營中有歐洲之兵丁、爲之首驅也、然以大勢論之、當日在事之戰兵、實惟埃人居多、安得謂非埃人之功乎、

雖然、埃兵既有如是之勇氣、何爲至今尙傳膽怯之口碑乎、何爲一見袒臂持矛之亞喇伯兵、不過排隊操演、已經畏而卻走乎、此必由於先時之未經訓練、或由於先時之曾經虐待、以致挫折其雄心耳、但其最大之緣故、則在於將領之不得其人、埃及舊時之兵官、品流最雜、其任用既不得其法、其推升又但視其功、何能躬任訓練士卒之責、但見暴虐其兵而已、

埃及舊日之兵餉最輕、幾不足以贍其身家、而爲之上者、又從而多方剋扣之、營官之薪俸亦然、往往積欠甚多、無望關領、遂不得不將應給兵丁衣食之資、先儘私用、以補薪俸之缺、猶自以爲秉公無私也、

至於兵丁之苦況、尤爲筆所難宣、營房坍塌不堪、無以蔽風雨、病兵及傷兵之供給、久已蕩然無存、兵役雖有定期、但亦如各例之徒屬具文、每於民家添招新兵、亦不知滿役之當在何年、又其甚者、或送往蘇丹防營供役、則如犯罪者之充軍、雖不死而永無望有還鄉之日矣、

徵召農民爲兵、爲埃及之新令、昔年未嘗有也、此例最招國人之怨咨、當新兵離家就道、父老揮淚、妻子牽裾、目擊當兵者之縲紲在途、押解者之鞭筆在手、中心傷之、何日忘之矣、於是國人鑒於充兵之苦、生不如死、遂有抉一目、截一指、以報廢疾而免兵役者、豈知埃及王大怒、特選國人之一目者、編成兵隊、名曰一目隊、又編手足之殘廢者、作爲長夫隊、以懲戒之、其兵役之苦、有如是者、

此可見英人整頓埃及軍政之最要處、必當取其舊時之一切苛法、敝俗而盡變之。英世爵突弗林乃盡變其舊制、定爲額兵六千人、埃及本地戶口不下六百萬、人今於其中、但徵此數、自無怪其不久卽集。既隸兵籍之人、得知今昔之營制、一切改觀、不但兵食兵衣、可免飢寒之苦、抑且房屋清潔、更無潮溼之虞、舉夙昔從軍之苦、一掃而空之。其訓練之軍法、較昔爲嚴、然苟奉公守法、則國法雖嚴、不加無罪之人、其兵餉亦較前爲厚、除犯罪停給之外、從無扣減或欠發之時、又有病院、凡兵丁之有疾者、皆得醫藥療治、此則爲昔日所無者也。又有一最足感動軍心之事、卽遇瘟疫大作之時、英員設法防疫、不顧一己之性命、惟以救人爲念、埃及兵之賴以生全者、實繁有徒、又何怪全軍營士之心悅誠服乎。

更有一端、爲衆民所銘感者、卽凡在營之兵、皆准其告假、且定其休息之期、每值留營一年之後、皆准告假回鄉、但觀其回鄉時之情景、卽可明證其苦樂之

不同矣。昔年亦或有回鄉之兵，非因傷重而不良於行，卽因病亟而面無人色，其家人雖慶生還，亦必不久於人世。今非猶是兵乎？曾幾何年，而今昔之懸殊，乃若是乎？今之當兵者，迨其告假回家，大都身體強壯，衣服齊整，囊有積金，如遠客之臨門，一團喜氣，親朋話舊，妻子歡迎，但見其樂而不覺其苦矣。

英員之待埃兵，如此其厚，自足致埃兵之信服，用之以訓練成軍，當不覺其難。新兵棄農爲兵，本其習勤柔順之性，加以樂於從事之心，其於操練之功，亦足收事半功倍之效。在營駐操，皆有預定之期，自無不便之處。開辦之後，不過三月，所練之新兵，已步伐整齊，技藝嫻習，能於操場之上，顯其才能。一千八百八十三年三月之終，爲第一次閱操之期，各新兵莫不鼓其餘勇，以博上賞，一時觀者咸讚美不置云。

自來練兵者，積數月之操演，能於操場之上，耀其軍容，此亦盡人優爲之事。但以埃及新兵之快捷情形，正可爲他年效力疆場之先兆。三月之時甚暫，乃能

練成六千有用之精兵、此豈人之所及料者、則於三年之後、更不知作何景象矣、

此次招募新兵定例、但供埃及本國之用、不充蘇丹防兵、蘇丹所駐之防兵、仍前未撤、遇有缺額、選昔年亞喇伯兵隊遣散之舊兵以補之、或照例徵集新兵以充之、皆可不缺於用、此可知當時埃及兵之中、實無一人以蘇丹爲念者、

新兵成軍之後、引之出戰、但歷一年有半、即十八個月時蘇丹王茅提舉兵入寇、蘇丹各地、大半被其蹂躪、埃及亦頗戒嚴、英人特遣新兵、爲英軍之接應、以同拒敵兵、

當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冬間、英提督倍堪引軍往援多加之時、尙無撥調新兵助戰之意、至次年夏間、英世爵胡爾斯來引英軍溯尼羅江而上、以援英將戈登、時英國寶星胡德求撥新練之兵、屢經駁辯、卒允其請、

當英世爵胡爾斯來引兵出戰之時、埃及新練之兵隊、奉派分駐於亞受德至

高爾底一帶地方、保護交通之路、此等新兵所作之工、大有益於轉運之事、有時上水之船、滿載兵丁糧食、由新兵隊拉船上駛、或遇險灘、或遇急湍、皆能不避艱險、竭力從公、此其熱心任事爲何如哉、

加以阿蒲克利之戰、及甘皮鉛之戰、皆有小隊新兵、隨同出敵、頗著戰功、英國寶星胡德始信新兵之可恃、急欲引之以禦大敵、而一展其長、

自是以後、向以新兵爲不可用者、或以新兵爲深可慮者、今皆可一雪其恥矣、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四月、胡德交卸統帥之任、以致其所練之新兵、此後所得之勝仗、未能出於其一人之手、新兵之可貴、由於胡德一人之力、但當胡德卸任之時、尙未有人深信新兵之可用也、

迨是年之夏間、英軍從騰古拉退兵、時新統帥爲英國提督格侖反爾、特設一防邊之兵隊、以歐兵與埃兵參半用之、於是埃及之新兵、始有重任加之矣、初在毛格拉克、小有戰事、新兵二百人、同守一礮臺、以拒大隊敵兵、敵兵未敢前

進是年十二月三十日、又在琴尼斯與敵兵大戰、茅提大敗、是爲茅提初犯埃及、邊境之第一敗仗也、

琴尼斯之役、英軍聲勢方盛、得英國新調來之生力軍、故能得此大勝、但尙未及加登一戰之大獲全勝也、時英國統帥爲士提反生、號令皆出其手、但打仗則全恃埃及之新兵、英人見新兵之勇敢、頗合於用、本有核減駐埃及兵之意、今見新兵可用、以故事後未久、卽以防邊之責任、盡託於埃及兵、於是埃及邊防營中、始漸減英軍之額數矣、

維時埃及防邊之兵隊、駐紮於華提哈勒法、至今未改、自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四月、埃及各防營中、全用埃及兵、幾無英軍之跡、惟留英軍一隊於亞蘇安、其地在北境二百英里之遙、所以備緩急之調用者也、但此等後備之英軍、始終未動用之、厥後英軍之數漸減、至一千八百八十八年正月、英軍始全行撤回、自是以後、埃及及蘇丹之邊防、始全託於埃及兵之手、又在蘇亞金地方、當一千八

百八十四年間、常有英軍駐紮、視爲必不可缺之要需、至一千八百八十五年之末、亦全歸埃兵保護、惟於一千八百八十八年之末、有數月、因國有內亂、曾由駐防開羅之英軍、補足其額、此外則皆由埃兵自任保護之責、並無英軍相助云、

然而當時埃及本地兵隊、所防之地既廣、則其兵額之不敷調遣、概可知矣、昔在英世爵突弗林釐定新兵額數之時、以爲訓練新兵、不過爲安靖地方、防護內亂起見、則六千人安有不足乎、實未嘗念及東西邊界、有亞喇伯游牧人之騷擾也、茲既盡撤英軍、獨使埃兵自任其防邊之要務、由是向有之六千埃兵、始顯呈其單薄之景象矣、

在一千八百八十三年之末、埃及新兵、仍照所定之額、但有步隊八營、每年缺額挑補之新兵、仍專選農民入伍、並無他種人以淆雜之、至一千八百八十四年五月間、在蘇亞金地方、添設第九營步兵、皆招蘇丹黑人爲之、此爲埃及第

一次所招之黑兵、實爲戰功卓著、名揚國史之兵隊也。又越二年、益知黑兵之得力、乃於一千八百八十六年正月、添設第十營兵、亦皆招募黑人爲之。是年六月、又招黑兵、列爲第十三營。至明年八一七八十二月、又招黑兵、使隸第十一營。又明年八一八八十一月、更招黑兵、使隸第十二營。當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六月、添招第十三營黑兵之時、其第十一十二兩營、皆用埃兵、厥後撤去埃兵、改用黑兵。於是埃兵正額之外、所添新兵五營、皆爲蘇丹黑人矣。

此等蘇丹黑人、並非埃及本地人、大半皆爲希羅克族人、或定加族人、皆居於上尼羅江一帶、又有從西方來者、則或在高杜番之外、或遠從華臺與保爾紐等處而來。

論黑兵之身材、定加族人及希羅克族人、皆甚高大、肩膀瘦狹、四肢骨立。

瘦言其

之無肉包骨也

其肺甚弱、不耐風寒、不慣露體、若西方之黑人、則與之相反、身材矮

小、骨肉停勻、但亦不甚壯健、此二種黑兵、皆有其可取之端、由其善於跳躍、行

動如飛、性好動、不好靜、以戰鬪爲樂、使與蘇丹敵人交戰、尤能奮不顧身、因世受蘇丹王之暴虐、愈有同仇敵愾之心也。

論黑兵之教化、則遠不及埃及本地人、其爲人也、無思無慮、不識不知、遇事則任性而行、又無先見、雖爲成人、一如小孩、惟遇賢能之官長、能識其性而通其情、則其順服之敬事之、亦如小孩之事父母矣。

若論黑人之當兵、則與埃及人大不相同、黑人好真戰、不好假戰、故於操演之事、非其所喜、又其性好動、不好靜、易於激勵、難於懾服、臨陣之時、勸其勿速放槍、或勸其勿早放槍、往往不肯聽令、此則最難約束者也。

以兵法、必俟敵人逼近、然後開槍、可保無虛發之弊、若敵兵尚在槍彈所不能及之地、而我先以槍擊之、則必空費藥彈、反受敵人以可乘之隙矣、一千八百九十一年、英參將霍來斯密在亞法斐大獲勝仗、亦由其善用黑兵所致也、當時霍參將竭力勸黑兵勿早開槍、深思無法可以阻之、遂生一計、親赴戎行、往

來於黑兵槍隊之前、黑兵恐傷其主將、不得已而從命、此實爲戰勝之大原因也。

黑兵之得力、在於巷戰、當兩軍相接之時、戈矛相對、一往一來、再接再厲、則當推黑兵爲無敵、因黑兵之好戰、出於至性、非可以學而致也、黑兵之所以勝於埃兵者、職是故耳。

自埃及招募黑人充兵之後、而黑人與英人、遂生固結不解之緣、黑兵素性順服、一隸英員之麾下、卽矢其忠心愛主之忱、英員亦甚愛之、其視黑兵、常較埃兵爲厚、且不但兵官有然、卽英兵之待黑兵、當臨陣之時、亦常能不分畛域、視爲同羣、與其待埃兵者、大不同矣。

有如琴尼斯之戰、英軍中第七十九隊蘇格蘭之兵、與埃軍中第九營之蘇丹黑兵、合力拒敵、彼此相親相愛、功成之後、英軍以其旗麾、贈於黑兵、黑兵至今沿用之、常自稱爲賽英軍云。